



born 6 September 1972 in Norwich, England, is an award-winning English fantasy fiction writer. He is fond of describing his work as "weird fiction" (after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ulp and horror writers such as H. P. Lovecraft), and belongs to a loose group of writers sometimes called New Weird. He is also active in left wing politics 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He has stood for the House of Commons for the Socialist Alliance, and published his PhD thesis as a book on 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He teaches creative writing at Warwick University.

King Rat



China Miéville

鼠王

[英] 柴纳·米耶维 著 姚向辉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鼠王

[英] 柴纳·米耶维 著 姚向辉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鼠王 / (英) 米耶维 (Miéville, C.) 著 ; 姚向辉译.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0
书名原文 : King Rat
ISBN 978-7-5624-6297-2
I. ①鼠… II. ①米…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5175号



鼠王 Shu Wang

[英] 柴纳·米耶维 著
姚向辉 译

版权顾问 Angie Baecker
特约策划 孔新人
责任编辑 郝志坚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虎溪重庆大学西门正对面)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40 1/32 印张 : 11.25 字数 : 261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297-2 定价 :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麦克斯

致 谢

感谢每一位在早期阶段阅读此书的人。所有的爱和谢意献给我的母亲克劳迪娅,谢谢她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我的姐姐杰迈玛,谢谢她的建议和反馈。

深深的爱和感激献给艾玛,为了一切。

目 录

致 谢

[第一部 玻璃]	5
第一章	7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1
[第二部 新城]	53
第五章	55
第六章	66
第七章	77
第八章	83
[第三部 音韵课和历史课]	97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08
第十一章	120
第十二章	130
第十三章	146

[第四部 鲜血]	155
第十四章	157
第十五章	166
第十六章	176
第十七章	186
第十八章	195
第十九章	203
[第五部 精神]	221
第二十章	223
第二十一章	237
第二十二章	246
第二十三章	260
第二十四章	272
第二十五章	283
[第六部 丛林惊骇]	299
第二十六章	301
第二十七章	338
尾 声	348

伦敦随想曲

— Tek 9

我可以挤过建筑物之间你看不见的缝隙。我可以贴着你背后走路，近得能让我的呼吸在你脖颈上激起鸡皮疙瘩，但你依然听不到我的声息。我可以听见你瞳孔扩张时眼内肌肉的收缩声响。我可以靠你的垃圾过活，住在你的家里，睡在你的床底下，但只要我不想让你知道，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爬到街道之上。这座城市的所有维度都向我开放。你们的墙壁是我的墙壁，是我的天花板，是我的地板。

疾风抽打我的大衣，声音仿佛刮过电线。我攀上屋顶，游走于烟囱矮林之间，手臂上有成百上千条擦痕在触电般地刺痒。今夜我有事情要干。

我如水银流动般溜过屋顶边缘，沿着排水管滑向十几米下的后巷。灯光浓黑如墨，我悄然穿过一堆堆垃圾，破开阴沟的铅封，毫无声息地拉开街面上的窨井盖。

现在我置身于黑暗中了，但我依然看得清楚。我可以听见流水涌过管道时的咆哮声。你们的粪便淹到我的腰际，我能感觉到粪便在推动我的身体，我能闻到粪便的气味。在这些通道之中，我知

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我向北而去，我融入水流，我蹚水而行，我攀附着墙壁和天花板前进。活物或快步跑开或蠕动蛇行，为我让出去路。我在阴冷潮湿的廊道中迂回前进，没有踌躇的时候。雨下得断断续续、犹犹豫豫，但伦敦的流水今夜似乎都在渴望抵达终点。地下的砖壁河流波涛汹涌。我潜入水下，在让我腻歪的黑暗中游泳，直到必须露头的时候方才从幽深处升至地面，我滴着水，再次无声无息地行走在人行道上。

耸立于面前的红砖建筑就是我的终点。四下里有些方形窗户透出灯光，打破了庞然大物身上的黑暗。房檐阴影下有个窗口在微微发亮，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我骑跨在大楼的转角上，一路优哉游哉地爬了上去。现在我放慢了速度。电视机的声音和食物的香味飘出那个窗口，现在我够得到窗口了，现在我用我的长尾巴敲打玻璃，抓挠窗户，声音仿佛来自鸽子或小树枝，能挑起人的好奇心，是个诱饵。

[第一部]

玻 璃

第一章

进入伦敦的列车仿佛船舶驶过屋顶。塔式高楼宛如长颈海兽伸向天空，大型储气罐像鲸鱼般在肮脏的矮楼间沉沦，列车就穿行在它们中间。脚下的大海是成排的小铺子、没名气的连锁商店和墙面油漆已经剥落的小餐馆，还有挤在高架轨道底下做生意的小贩。五颜六色、盘旋扭曲的涂鸦涂满了每面墙壁。建筑物顶层的窗户靠得非常近，乘客可以隔窗窥视一间间裸露的办公室和店铺的储物柜。他们能看清墙上商用日历和海报的线条轮廓。

伦敦的韵律在这里奏响，在这片蔓生于城郊和市中心之间的萧条地带奏响。

街道逐渐变宽，商店和餐厅的名字越来越熟悉。主干道越来越繁华，交通越来越拥挤。城市也逐渐升高，与铁轨交汇。

十月末的一天，一列火车正在驶向国王十字火车站。列车经过北伦敦的偏僻地段，两侧望出去别无遮拦，到了接近霍洛威路的地方，底下的城市开始变高。列车隆隆开过，下面的人们熟视无睹，只有孩子抬头观望，几个年纪最小的举手指指点点。快要接近车站

的时候，列车滑到了屋顶高度之下。

车厢里有几个人在看着砖墙在两旁慢慢升高。天空消失在了窗户之上。一群鸽子从铁轨旁的隐蔽地方起飞，转了个圈，向东方而去。

那群扑棱的翅膀和躯体让车厢后部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分了神。他始终在按捺冲动，不去直勾勾地瞪着对面的女人看。那女人的头发很浓密，用过蓬松剂¹，紧密的卷发梳开了之后，如一条条小蛇般蜷缩在头上。鸟儿飞过车窗的时候，男人不再偷偷摸摸地打量对方，伸手拢了拢自己的平头。

列车已经低于房屋了。它蜿蜒穿过城市里的这条深沟，仿佛多年行车已经磨掉了轨道下的混凝土。绍尔·杰拉蒙德又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然后将注意力投向窗外。车厢里的灯光把窗户变成了镜子，他凝视着自己，一脸阴沉。他的面孔背后是一层仅仅隐约可见的砖墙，砖墙背后则是铁轨两边如悬崖般耸立的房屋的地下室。

绍尔离城不过几天时间而已。

每一下“哐当”声都将他带得离家更近一些。他闭上了眼睛。

外面，随着车站越来越近，容纳铁轨的裂隙也宽阔起来。两边墙壁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黑黢黢的凹室，这些小小的洞穴有一米深，里头填满了垃圾。吊架的剪影贯通天际。裹着列车的墙壁渐渐分开，一条条轨道呈扇形展开，列车放慢速度，徐徐驶入国王十字火车站。

¹ 蓬松剂 (relaxer)：用在紧密卷曲的头发上，放松卷发的化学药剂。

乘客纷纷起身。绍尔背起包，拖着步子走出车厢。冰冷的空气向上延伸，直达壮观的拱顶天花板。寒冷让他有些猝不及防。绍尔快步穿过建筑物和人堆，在三五成群的行人中蜿蜒前进。他有地方要去。他走向地铁。

他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口有多么稠密。在萨福克郡海边的帐篷里逍遥了几天之后，忽然有一千万人离自己这么近，这份重量甚至让空气都震颤起来了。地铁里满是炫目的色彩和赤裸的肌肤，人们正在赶往不同的俱乐部和派对。

父亲多半正在等他。父亲知道绍尔要回来，肯定会想办法欢迎绍尔，他不会像平时那样去俱乐部消磨晚间时光，而是在家迎接儿子。绍尔这会儿已经在为此怨恨父亲了。尽管觉得自己不够圆通而且铁石心肠，但他更厌恶父亲这种试图与他交流的笨拙行为。父子两人互相躲避的时候他还比较高兴。不讲礼数很轻松，也更真诚。

地铁冲出银禧线的隧道时，天已经黑了。绍尔知道路线。黑暗将芬奇利路背后的瓦砾堆变成了阴暗的无主之地，但绍尔不需要看见也能在脑子里补全细节，甚至连签名和涂鸦本身都一清二楚。焚化炉，奈克斯，昏迷¹。他知道那些手握荧光笔的勇敢的小小反叛分子都叫什么名字，也知道他们在哪里出没。

高蒙电影院这幢雄伟的塔楼在左边直插天际，处于吉本高路这些折扣百货店和临时围篱之间，塔楼简直像个怪异的极权主义纪念碑。绍尔隔着车窗就能感觉到寒冷，靠近韦利斯登交汇站的时候，

1 原文 Burner, nax, coma, 均系带有涂鸦者签名风格的名字。

他紧了紧身上的大衣。乘客已经稀少起来。绍尔下车时车厢里只剩下寥寥几人。

走出车站，他冷得缩肩驼背。空气中有淡淡的烟味，来自附近燃起的篝火，有人正在清理自家园地。绍尔开始走下山丘，朝图书馆而去。

他在一家外带餐馆停了停，然后边走边吃，他走得很慢，免得把酱油和蔬菜洒在自己身上。太阳已经落山，这可真是遗憾。韦利斯登的日落场景相当引人入胜。在今天这种云朵稀少的日子里，韦利斯登低矮的天际线使得阳光能够遍洒街道，落进最不容易见光的缝隙；光线在互相面对的窗户之间永无止境地来回反射，被投往各个难以想象的方向；成排的砖块泛起红光，仿佛从内部烧了起来。

绍尔拐进小巷。他顶着寒冷左拐右拐，父亲的住所最后终于矗立在了面前。泰拉贡公寓是一幢丑陋的维多利亚式大楼，又矮又胖，十分鄙俗。门前的所谓花园是一条肮脏的植物生长区，经常造访的唯有犬类。他的父亲住在最顶层。绍尔抬头望去，看见灯亮着。他爬上楼前的台阶，径自推门进去，瞥了几眼两边黑暗的灌木丛。

他没有坐装有金属格门的宽敞电梯，他不想让吱吱嘎嘎的响声替自己通报。绍尔蹑手蹑脚地从楼梯走了上去，轻轻推开父亲家的房门。

房间里冷如冰窟。

绍尔站在门厅里侧耳倾听。他能听见客厅的门背后传来电视的声响。他等了一会儿，但父亲没有出声。绍尔打了个寒战，看了一圈四周。

他知道他应该进去，应该唤醒睡着了的父亲，他甚至走到了